

史学新论

《山海经·荒经》成书问题论

李川

【提要】《荒经》以下五篇是否在《汉书·艺文志》所载《山海经》13篇之内，向是研治此书的学者聚讼纷纭的焦点。从五个角度可以证明《荒经》不在《汉书·艺文志》所记13篇之列，而其资料应是来源于远古，宋人依据王室文献哀集整理而成。

【关键词】《山海经》 《荒经》 文献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1-0095-06

《山海经》成书问题乃是此书之重要问题之一，前人关于这一问题多所论列，然迄未定论，故此笔者不揣谫陋，略申管见，而《荒经》成书实乃解决此问题之关键所在，故从《荒经》谈起。

论《荒经》不在《汉志》 十三篇本《山海经》之列

《荒经》以下五篇是否在《汉书·艺文志》所载《山海经》13篇之内，向是研治此书的学者聚讼纷纭的焦点。本文同意《荒经》不在其列的观点，^①重申且补充理由如次：

1. 以篇目证之。《荒经》本不在原本（指《汉志》13篇《山海经》本）《山海经》之内。张春生先生博考《吕览》、《淮南子》等向歆校书前文献，以为诸书所引同于《荒经》者皆引自于《荒经》，从而断定《荒经》本在刘校（数术本尹咸校，然刘氏主其事，故笼统言之）13篇《山海经》之内。^②此说实未为得。先秦文献内容同于《荒经》而自相印证者甚夥，未能遽断必尽出于《山海经》，^③故《荒经》亦非必在13篇《山海经》之内。因此氏校书，没有将《荒经》与13篇《山海经》合而为一。自《山海经》传世版本言之，皆注明《荒经》以下五

篇“逸在外”或“进在外”。查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本、明成化六年国子监刊本、明嘉靖十五年冯氏前山书屋刊本，于“海内经第十八”下皆注“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逸在外”；清乾隆四十六年《经训堂丛书》本、扫叶山堂石印本《山海经新校正》卷首载“藏本目录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此处“进在外”或是“逸在外”之讹。不论其“进”或“逸”，“在外”则一。“外”或是内外篇之“外”，或是中外书之“外”，皆足证其时未与13篇《山海经》合。或质疑上引注之可信，但宋本为最早刊本，舍版本而自出机杼，不可据。可知《荒经》以下五篇乃系后来加入。

2. 以体例证之。《海》、《荒》二经颇多相似之处，但《海经》八篇篇首皆标明方向：如《海外南经》之“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海内

① 《荒经》不在原本13篇之列及其卷数分合问题，袁珂先生论之甚详，不赘。见《〈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张春生：《〈山海经〉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禹东至榑木之地”（《吕氏春秋》卷22，第8页，《四部备要》本）一节就有许多《荒经》不载的内容，可证《吕览》等书所引或另有其来源，而非必出于《山海经》。

北经之“海内西北隅以东者”。而《荒经》篇首绝无此等字样，体例的不同表明《海》、《荒》二经曾经别行。

3. 以题记证之。《海外东经》、《海内东经》篇末题记：“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这是刘歆校书后留下题记。《荒经》五篇却未见类似题记，可视为《海》、《荒》二经别行的证据之一。

4. 以异文证之。《山海经》异文，往往用“一曰”、“或曰”字样注明，《海经》八篇此类例子甚夥，但《荒经》没有这样的文字。《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但此“一曰”实是“一目”之讹；以理校之，《海经》用“一曰”的地方，或是形貌有异，或是称谓不同，或是禀赋各别，换言之，“一曰”是针对同一情况而记载不同者；但上引文字，“一曰”前状“一目”形貌如何，“一曰”后则序其世系，显然这二字无从落实，故知必为“一目”之讹文。《海经》标识异文而《荒经》则否，可证《荒经》不同于《海经》而推知其可能不在原本《山海经》之内。《山经》虽亦无“一曰”字样，但《山经》不具备除此证之外的其它数证。

由郭璞注文也可看出《荒经》本不属于13篇本《山海经》。郭注《大荒东经》“禹虢”云“虢，一本作號”，注《大荒西经》“女娲之肠”云“或作女娲之腹”，注《海内经》“三天子之都山”云“一本，三天子之鄣山”。表明郭璞见过《荒经》不同版本。验以《荒经》本文，其记叙亦较为混乱：方位的错乱如北方之神“北方曰苑”而收之于《大荒东经》，脱文如《大荒西经》“有人曰石夷”下脱“西方曰夷”，重复如《大荒西经》“有小人国，名靖人”，《大荒南经》“有小人国，名菌人”。如此混乱的记叙，与《海经》大异，显然是未定之本。依刘氏父子校书例，参校异文定为一本。《荒经》之无定本，当可视为其在原本《山海经》之外别行的旁证。

5. 以所配图证之。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山海图》”、“《大荒经图》”两名，^①若《荒经》本属于《山海经》，则何须于《山海图》之外别立《大荒经图》一名？此书的记载，恰恰透露了《荒经图》与《山海经图》原本别行，而《荒经》与《山海经》也本非一书的信息。

以上证明《荒经》以下五篇不属于《汉志》“《山海经》13篇”之列，自《海》、《荒》二经内容重出益可明之，如下表所示：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偃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爵，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海外西经》）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大荒西经》）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醜，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海外北经》）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歃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醜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大荒北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大荒北经》）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海外北经》）	（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大荒北经》）
（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东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颺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鸟。（《大荒东经》）

现将《海》、《荒》二经相同内容统计如下。这里说明一下，“内容重合”是指《海经》四篇中的某篇和《荒经》以下五篇整体出现重合的数目；反之，《荒经》以下五篇也是指和《海经》四篇整体重合的数目。比如“《海外南经》”一栏9条重合指的是此经中有9条又见于《荒经》以下五篇，而不是指《海外南经》20条和《大荒南经》23条中有9条重合。

《大荒东经》	30	《海外东经》	15	内容重合	14
《大荒南经》	23	《海外南经》	20	内容重合	9
《大荒西经》	29	《海外西经》	22	内容重合	12
《大荒北经》	27	《海外北经》	19	内容重合	15
《海内经》	21	《海内四经》	64	内容重合	11

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画史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载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载国在三毛东。（《海外南经》）	有载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谓巫载民。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大荒南经》）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海内南经》）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海内经》）
周饶国在东，其为人短小，冠带。一曰周饶国在三首东。（《海外南经》）	有小人，名曰焦饶之国，几姓，嘉谷是食。（《大荒南经》）
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海外西经》）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大荒东经》）
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海外西经》）	大荒之中……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
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一目，在共工台东。（《海外北经》）	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盼姓，食鱼。（《大荒北经》）
无肠之国在深目东，其为人长而无肠。（《海外北经》）	又有无肠之国，是任姓，无继子，食鱼。（《大荒北经》）
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海外北经》）	有人一目，一曰（校为“目”）是威姓，少昊之子。（《大荒北经》）
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长差，丘北。（《海外东经》）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厘姓，黍食。有大青蛇，黄头，食麀。（《大荒北经》）
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县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两虎在其东。（《海外北经》）	有僂耳之国，任姓，禹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大荒北经》）
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海外东经》）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东经》）

若说《荒经》属于原本《山海经》，则何以同书重叙一事而内容并无大异？则认为《荒经》是后来并入较为圆照。但如何解释《海》、《荒》二经内容的相似呢？有两种可能：第一，二经之一刺取材料于另一者；其二，二经来源相同。那么，前一种可能是否存在？且再比较其内容如下：

上表仅列其有代表性的，其余相似之处尚夥，不一一赘述。就其内容的相似，论者各有不同解释。张春生以为这是刘歆等校书时割裂原本《山海经》所留下的痕迹，然上文证明，《荒经》不在原本《山海经》之内，故割裂说难以成立。^①孙厚岭以为《海经》系刘歆从《荒经》析出的伪经，^②此说亦可商榷：第一，析出说如何解释二经内容并不重复的那部分呢？第二，尽管《海》、《荒》相同之处甚夥，但同中之异也相当明显，比如称呼上僂耳与聂耳、烛龙与烛阴、相繇与相柳、赣巨人与泉阳等，明是一事而二经称呼各异；第三，对照上表可发现，《海经》更侧重于形貌与位置的描述，而《荒经》则专注于世系和故事的叙说，表明二者恰是互补的；第四，《海经》不可能是刘歆伪窜

的最重要理由是，《淮南子·地形篇》已经有“海外三十六国”的说法，与《海经》大同小异，若系伪窜，则刘安何由得见？因此，割裂说与析出说均难成立，这便排除了二经之一刺取另一经的可能：故《海》、《荒》二经乃出同源。

论《荒经》为宋人裒集殷商旧闻

《海》、《荒》二经来源如何？先从《荒经》资料来源谈起。

第一，以文献互相比照发现《荒经》所记多与殷商文化相证。

《荒经》所记神灵合于殷商文化之书《归藏》，《归藏》有二：一为江陵王家台出土古简《易经》，学者多认为即《归藏》；另一为清人辑本。简本《归藏》涉及的神话人物有羿、黄帝、炎帝、共工、女娲、蚩尤、赤乌、恒我（媯

① 张春生：《〈山海经〉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孙厚岭：《〈山海经〉辨伪暨篇目次第新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娥)、中(仲)虺、丰隆、效龙、巫咸等,^① 辑本《归藏》则还有帝尧、帝舜、羲和、羽蒙、鲧、河伯、禹强等;简本《归藏》的出土无疑提高了辑本的可信度,而上述神名与《荒经》相同者甚夥。不妨假设《荒经》、《归藏》二书同源。《归藏》为《殷易》,《礼记·礼运》: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是以观之。’”郑玄注:“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②

汉儒多以为《连山》、《归藏》、《周易》为夏商周三代之易。^③ 故《荒经》似可假定为殷商文化之产物。

又,《大荒东经》云:“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人风。”^④ 而俊风一名仅仅见于《夏小正》“正月,时有俊风”句,《传》谓“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⑤ 赵庄愚先生据《荒经》吴任臣注释指出俊风是东风,而《传》妄解作南风,非确解;赵氏且据《夏小正》各月星象,证其合于3100年前殷周之际的天象,^⑥ 故可断定《荒经》“俊风”之称当在先周亦即殷商时期。说明《荒经》乃系殷商文化之记录,前文假定乃因之得以证明。

又,从《荒经》神灵来看,有一个独特的“帝”的存在,如“帝下两坛”(《大荒东经》)、“帝药八斋”(《大荒南经》)、“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大荒西经》)、“帝念之(毛民),潜为之国”(《大荒北经》)、“叔均言之帝”(《大荒北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海内经》),这个“帝”在某些方面与帝俊、黄帝重叠,林庚先生曾就《楚辞·天问》的“帝”作过独到的阐释,认为乃是上帝,^⑦ 《荒经》的情况与此相同。“帝”是殷商先民至上神的称号,《荒经》之“帝”的称呼正承甲骨卜辞而来,故此“帝”字可进一步证明《荒经》出自殷商文化系统。

第二,《荒经》所载多与地下出土殷商资料相印证。

如,《荒经》以下五篇记载帝俊凡16事,而帝俊之名不见于其他传世先秦典籍,王国维、郭沫若等人考证甲骨卜辞有帝俊之名,^⑧ 其说殆可定论:《荒经》与卜辞合。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亦载“千又百岁,日月爰生”,“帝爰乃为日月之行”,虽然帛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女娲、伏羲、炎帝、祝融而并非帝俊,似悖于《荒经》之载,但考虑帛书所传是楚系神话,帝俊地位的衰落正暗示楚、殷神话之别;表明《荒经》所传并非楚系神话,而应为殷商旧闻。

又,《荒经》载有四方风之名。胡厚宣、杨树达等有考释文字,所论堪称定讞。^⑨ 而四方风名同时亦即司四方风之神灵,亦即四方神名。王晖先生举证卜辞:

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壳三?
(《英藏》1288)

其宁维日,彝韦,用?(《京津》4316)

- ① 王辉:《王家台秦简〈归藏〉索隐——兼论其成书年代》,《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
- ② 《礼记正义》卷21,《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5页。
- ③ 《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贾疏:“《郑志》答赵商云……近师皆以为夏殷也。”(《周礼注疏》卷24,《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3页。)
- ④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页。
- ⑤ 《大戴礼记》,《四部丛刊》本,卷3,第4页。
- ⑥ 赵庄愚:《〈山海经〉与上古典籍之互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 ⑦ 林庚:《〈天问〉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⑧ 参见王氏《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14期;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以上诸人都承认卜辞中帝俊的存在。帝俊即帝喾帝舜基本取得共识,但亦有反对意见,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帝俊与帝鸿”节,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⑨ 参见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台湾)大通书局1972年版;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杨树达文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陈邦怀:《四方风名》,《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卷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王氏指出“东方析与西方彝受殷人祭祀，显然是神名。从《京津》4316片还可见，为宁西方风‘韦’而向西方神‘彝’致礼，可知西方风是受西方神‘彝’的管辖治理。这正好与《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有人曰石夷（西方曰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的情况一致，西方‘韦’风是受西方神的控制的。从《大荒东经》‘有人曰析丹，东方曰析，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及《大荒南经》‘有人名曰因因乎，夸（来）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更可见东南风是受东南方神管理的”。^①此点可谓《荒经》是殷商文化遗存的坚证。

又，《大荒东经》记“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早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②郭璞注云“今之土龙本此”，郝懿行疏云“刘昭注《后汉书·礼仪志》引此经及郭注并与今本同。土龙致雨见《淮南·说山训》及《地形训》”。^③实则作龙之俗早在商代已有之，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一文论之甚详，^④卜辞云：“其作龙于凡田，有雨？”是问作土龙能否致雨。《荒经》所记与卜辞可谓若合符契，这也表明其来源于殷商。

又，《大荒南经》载“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而羽人形象早见于商代文物。1989年冬季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玉羽人：头部有三连环，用整块玉石掏雕而成，羽人背部刻有清晰的羽毛。足证羽民形象绝非晚出，观念甚古。

又，《大荒东经》载“扶桑十日”神话，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三株青铜神树，最大的一棵高达3.9米，底盘圆环形，三叉支架交汇成山，布满云气，树干三层，层三枝，枝端各立金乌一只，^⑤与《荒经》扶桑记载相合。

以上数条文物证据证明，《荒经》神话记录正远绍殷商文化。

然就其文风观之，《荒经》不可能记录于殷商，应是后人保留的殷商旧闻。最合适的作者来源有二：其一是周王室，其二是殷商遗民，春秋宋人。《荒经》是否可能为周王室作品呢？

《大荒东经》、《海内经》关于后稷的记载提供了一个信息：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⑥……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⑦

据《诗经·周颂·生民》以及《史记·周本纪》等资料的记载，后稷是周人始祖，而帝俊是殷人的神灵，若《荒经》为周人所作，无由把自己的始祖说成是殷人之后。又《大荒东经》说“帝俊生帝鸿”，^⑧《左传·文公十八年》贾逵注说帝鸿就是黄帝。^⑨而黄帝是周人之神，《国语·晋语四》记载“黄帝以姬水成”，^⑩“姬水”之“姬”亦即“姬周”之“姬”。同上一例，周人也不会把自己的神灵说成是敌国殷之后裔。以上两例证明《荒经》非周人之作，其作者当为宋人。从地理位置讲，宋国东接齐鲁，南面吴楚，北临燕晋，据要冲之地，利于吸收四方文化，这可以解释《山海经》一书为何会

① 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的蕴义》，王宇信、宋镇豪、孟宪武：《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④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361、347页。

④ 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文见《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⑤ 《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

⑥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393页。

⑦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

⑧ 《春秋左传正义》卷20，《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62页。杜注曰：“帝鸿，黄帝”。但《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页）本《左传·文公十八年》文，裴骃《集解》引贾注亦然，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0页）引以为杜注沿用贾注。

⑩ 徐元浩：《国语集解》卷10，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7页。

包含四方之传闻。上文曾假定《荒经》与《归藏》出于同一文化，既经多方证明，则这一假定完全可以成立。宋地本重巫鬼之谈，且文化亦相当发达，产生了诸如孔子（宋人后裔）、墨子、庄子等大思想家。墨子谈“天志”“明鬼”，庄子之作“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①在排除《荒经》为齐楚巴蜀等人所作的前提下，定为宋人之作似尚属可信。且此说亦可解释《荒经》何以多含周代之材料。

《荒经》既是宋人所为，据其语言特点，兼之上古文化多出王官之学，可推定宋人殆据王室资料（包括文字档案或图像资料），参以其时流行传说，编为《荒经》。

关于《荒经》的创作年代，亦只可作大致推测。不能因苍梧等名而推之过晚，也不能因其多记殷商旧闻而推之太早。检《大荒北经》载“黄帝伐蚩尤”神话，而《荒经》有炎帝系谱却无“炎黄之争”，而炎黄之争乃是黄帝传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表明《荒经》非漏记，而是其书作成之时这一故事尚未成形。考炎黄之争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韦昭注云：“济当为挤；挤，灭也。”^②这番话是司空季子对公子重耳所说，时在鲁僖公23年即宋襄公14年亦即公元前637年。据此《荒经》之写作下限

当在公元前637年之前。但《荒经》中黄帝的势力很大，钟宗宪先生分析黄帝的强大与姬周父族母族之争有关，^③黄帝的取胜不会是短期的产物，因此根据黄帝的系谱，我们可推断《荒经》不会作于周室前期，约略可以定为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的作品。

[导师吕微教授点评]

李川同学的新作《〈山海经·荒经〉成书问题探讨》有独到见解，且论之有据，言之细密，显示了其文献学、考据学的功力，是一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作为李川同学的导师，特向贵刊推荐，望能接纳发表。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光

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② 徐元浩：《国语集解》卷10，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6～337页。

③ 钟说：姬周发迹之初，联合土著姜姓，产生姜嫄履大人迹神话；其后随着周的建国，姬姓力量增强，但尚未摆脱姜姓影响，因而稍微改变姜嫄神话，而有炎黄为兄弟之说；第三步，为了摆脱姜姓母族控制，于是产生黄帝伐炎帝的神话。此说可以成立。参见《炎帝神农信仰》上编第2章，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On the Composition of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Li Chuan

Abstract: Whether or not the five *Books of Barbarian Countries* is contained in the thirteen books of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 as it was put down in the literature documents of han dynasty,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ly arguments. It can be proved from five angles that the *Books of Barbarian Countries*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thirteen books. The materials were from ancient times, and the five books were compiled by some people from State Song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times by referring to the royal documents.

Key words: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Books of Barbarian Countries*; documents